

大师之间



张连科 著

王国维与 罗振玉

Wang
Guowei Yu
Luo Zhenyu

•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DASHIZHIJIAN

王国维与罗振玉

张连科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国维与罗振玉 / 张连科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1

(大师之间)

ISBN 7-201-03929-6

I. 王... II. 张... III. ①王国维 (1877~1927)
—生平事迹②罗振玉 (1866~1940) —生平事迹

IV.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2022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 300020)

邮购部电话: 27307107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375 印张 4 插页

字数: 280 千字 印数: 1-5,000

定价: 22.00 元



罗振玉，这是我们目前所见其最早的一张照片，载于《教育世界》第六十九号，应摄于1904年前。当时他三十余岁，正值年轻力壮、青春焕发之时

1905/9

一贊而蘇然固未嘗怒豈也今幸春游流傳始知歐人恰同
君者焉嘗我國古文之學嘗親立學舍以崇清之君之曰
倉頡八學其楚句可知也聞予為此書稍而刊為乃以十日
之力亟覽為二卷付之傳與前編共傳當世佳嘗念言學術
傳布之貴天下有力者當共肩之乃久無所遇今果得之哈
同君予所著書及屬竹未就皆賴采而大詳聞哈同君且特
一一審和刊之其好義有足多者世固不乏其哈同君之力
者倘有同哈同君之風而興起者予予愛書哈同君行謹以
君之歲次丙辰上巳永豐鄉人羅振玉書於設禮在新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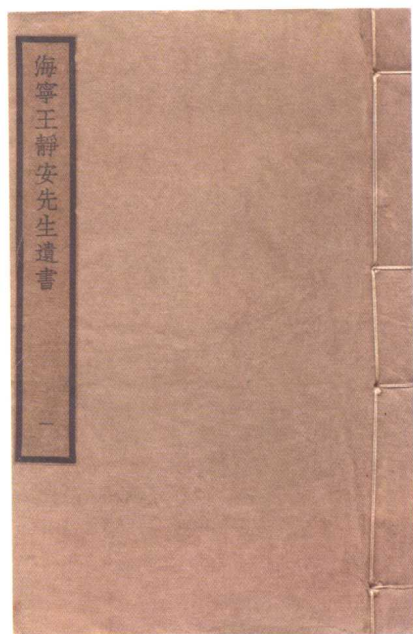
宣統壬子予既類次所藏殷虛文字為書契前編八卷書既
出羣書其不可讀也趙二歲予乃發憤為之考釋如意正字
之大國頗方趾之衆必將有翻予而闡明之者乃久而闡點
後意垂世之士或不棄為此寂寞之學當有會於殷虛文字
以讀我書者久亦闡然無所聞也一若發潛闡幽為世一
人之責者至是予乃益自厲曰天不亡神物予我生之前我
生之後是天以界予也界世不之顧而以委之予此人之呂
我也天與之人與之數不施夫爰以乙卯仲春渡海涉滬再
武乙氏之故墟履發掘之遺迹恍然如見殷大史藏書之故
府歸而發篋盡出所藏書甲數萬通選前編中文字所未備
者撫得千餘品予託纒累百日而後方謀所以流傳之家人
聞而匿笑曰杜以印書故適哉不黔今行見釜魚矣予乃亦



王国维与罗振玉，这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惟一的一张两人的合影照，1916年摄于日本京都，当时两人的关系最为密切



王国维，摄于1925年，当时他刚刚开始担任清华研究院导师，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时期，也是他学术上的辉煌时期



《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

序

张连科经过几年的努力，写成《王国维与罗振玉》一书，在付梓之前，希望我写篇序。而在我与连科的二十年接触中，也感到有些话需要说说。

连科出生在大讲阶级出身的年代，由于他的祖父是地主，“文革”中他不仅挨过批斗，就连上学的权利也被剥夺，因此他只读了四年小学。此后他边干农活边自学，到恢复高考以后，终于考进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教过一年中学，又考取天津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读书刻苦，酷爱买书。他读研究生的收入仅能维持自己的一般生活，然而也就从这时起他开始买一些大部头的书。有一次他买了四十册一套的《中文大辞典》，钱不够就借贷。他曾经用献血得到的酬金来还债，这使我惊呆了。我曾劝他刚献完血要多注意营养，多休息，不要把身体搞垮。他强调自己自幼种地，身体的底子好，没有听我的劝告，依旧吃平日的饭菜，拖着虚弱的身体，坚持苦读。

为了成就事业，连科的藏书颇为可观，无论是像《十三经注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二十五史》等部头较大的书，还是历代作家的文集，他都广为搜罗，多有收藏。连科对汉魏六朝文学很有研究，但是也不弃近现

代名家，例如王国维、刘师培、章太炎、鲁迅、蔡元培、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潜、梁漱溟、胡风等人的全集，也能在他的书架上找到。我以为我的藏书已小有规模，涉及到自己专业的书籍基本备齐，然而连科的藏书却比我多出若干倍。以我七十余年的阅历，我深深感到，从事教学与科研，没有一定规模的藏书是不行的。胡适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书籍是做学问的基础，从这一点出发，我赞赏并支持连科藏书。

连科的藏书较多，对他的科研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在80年代中期，为了加强研究生的基本功，我让三届同学共同完成《建安七子集校注》的工作，每人负责一个作家诗文赋的校勘、注释、系年、题解，并在此基础上写出数千字的《前言》。连科的分工为《陈琳集校注》，各项工作完成得很好，《前言》写得颇具学术个性。连科研究生毕业后在天津师大中文系任教，讲授汉魏六朝文学。此时我交给他一项硬任务：在教学之余整理校注司马相如的全部作品。他从接受此任务到完成《司马相如集校注》，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而且一举达到了出版水平。人们大多知道“西汉文章两司马”，指的是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司马迁的《史记》比较热，注释本也比较多。但是当连科着手撰写《司马相如集校注》的时候，却无多少前人的成果可继承，具有拓荒的性质。尽管该书在出版社压了多年，因书商怕赔钱而未能问世，但连科古籍整理的基本功，却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为后来完成《王国维与罗振玉》一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笔者认为，整理古籍是国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令人惋惜的是这项重要工作被一些研究生导师忽略。他们认为，国学基础无边无际，研究生入学后，应尽快确定论文选题，写好学位论文就可以了。如此昏聩，又怎能使人昭昭！不读大量的古代文献，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人的著作，此后的学术研究就

难有大的作为。不懂其源,焉能知其流!连科的《王国维与罗振玉》之所以能顺利完成,直接得益于他的古籍整理的功底和对中国文化的透彻了解。

对于王国维和罗振玉的著作,我读得不多。他们的为人和学术上的崇高地位,也不见得为大多数人所了解。连科有志于以客观公允的心态,探讨王罗的关系、学术成就及应有地位,为今天的学术发展提供借鉴,很有意义。写到此,我想到王国维乃自学成才,连科也是自学成才。尽管在学术上连科现在还无法和王国维相比,但自学成才是其共同点,而且我坚信连科在学术研究上有着光明的未来。是为序。

吴 云

2001年6月29日

于天津师范大学古籍所

两位国学大师，
历时三十年的人生交往。
他们取得的学术成就，
至今无人望其项背；
他们身处乱世，
功过是非众说纷纭；
而他们留给世人的印象，
终究是历久弥新……

目 录

(1)	序
(1)	绪论
(7)	一 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
(15)	二 奔波生计 求索学海
(22)	三 慧眼识才 定交上海
(35)	四 为求发展 心为形役
(45)	五 投身教育 积极进取
(62)	六 目的虽不同 先后渡扶桑
(71)	七 关山阻隔 天各一方
(83)	八 体弱多病 潜心学术
(99)	九 相聚姑苏 创获日丰
(118)	十 初入京师 锋芒毕露
(142)	十一 京城繁华地 士子骋才时
(167)	十二 竭尽全力 昌明国粹
(184)	十三 流亡海外 心系故国
(201)	十四 情寄甲骨 贡献卓著
(211)	十五 学术合作 共著鸿篇

(230)	十六	分手扶桑	鸿雁传情
(250)	十七	终归故土	魂系国故
(264)	十八	同入小朝廷	沉迷未知返
(290)	十九	甲子之变	奔走其间
(308)	二十	定交垂卅载	最终割席去
(327)	二十一	举身赴清池	一代英杰逝
(343)	二十二	逝后哀荣	独冠今古
(360)		余论	
(380)		后记	
(383)		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绪 论

每当我回顾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时，总有一种沉重的感觉，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四亿多人口的文明古国，却被一些只有弹丸之地的小国打得大败，不得不卑躬屈膝，割地赔款，忍辱求和。那些统治者，平时作威作福，以民之父母自居，但对人民的反抗则动辄剿灭，对人民的意见也拒绝接受，而在洋人的坚船利炮之下，却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只有唯唯喏喏，俯首称臣而已。在百姓面前，他们是主子；但在洋人面前，他们却是奴才。这双重的性格让人感到既可憎而又可悲。也正是这双重性格的统治者，把中国一步步推向衰亡，把人民一步步推向苦海。

我们再看当时的知识界，却会使人感到激动和振奋。他们有的投身政治，奔走呼号，救国拯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有的献身文学，揭露黑暗，讥刺现实，针砭弊端，为民族的觉醒竭尽全力；还有的潜心学术，刻苦钻研，在国破家亡之际，生命朝不保夕之时，仍然念念不忘发扬光大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他们认为，国可灭，人可亡，而优秀的文化传统不能丢。

中国有句名言叫“乱世出英雄”，我们再看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也曾有过清平盛世，小康之时，却往往是万马齐喑，人才匮乏，相对而言，在不太稳定的时代，却豪杰蜂起，英雄辈出。而中

国的近现代,也正是这样一个令人瞩目的时代,当时的知识界确实也是奇才辈出。我们不说那学识渊博、趋新善变的梁启超,不说那宗奉汉学、耿介不俗的章太炎,更不说那被誉为“民族魂”、为人人所熟知的鲁迅,我们要说的却是曾被世人议论纷纷,毁誉参半的王国维与罗振玉。

作为诗人,王国维不如李白、杜甫,作为思想家,他也不能攀摩孔子、朱熹,但是作为学者,他所涉足的领域之广,取得的成就之高,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前无古人的,而且自其卒后七十余年,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从不轻易赞许人的鲁迅,称其为“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而郭沫若把王国维与鲁迅相提并论,充满敬佩地说道:

我要再说一遍,两位都是我所钦佩的,他们的影响都会永垂不朽。在这儿我倒可以负责推荐,并补充一项两位完全相同的地方,那便是他们都有很好的《全集》传世。《王国维遗书全集》(原注:商务版,其中包括《观堂集林》)和《鲁迅全集》这两部书,倒真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一对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呵!(《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第219页)

应该指出的是,郭氏在作此文时,手头并没有王国维的全集,致使将其书名写错,原书名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今上海书店在1983年和1996年将该书两次影印,书名改为《王国维遗书》,书内既不提影印何版,又不说改名原因,使不知者误以为该书最早即由上海书店出版,知者却看它是旧货色,只不过加上了新包装,如同一件古董漆了新油漆,虽然鲜亮了许多,但原貌一失,便为不伦不类)。郭氏以刘安、司马迁称道屈原的话“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来称道王国维,还称其作为“现代文化上的金字

塔”，可谓推崇备至。

国学大师陈寅恪云：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比起鲁迅、郭沫若来，陈寅恪更为注重学统，所以他从学术、文化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方面，肯定王国维的地位，慨叹其学之博大精深，可谓一语中的，与空言泛论者不同。

在王国维的一生中，除了家人之外，和他关系最密切的就是罗振玉。罗振玉比王国维年长十一岁，两人既是同乡，对学术研究又同样认真而执着，有一种献身精神。1898年，罗振玉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王国维入社学习日文，因其家境困难，罗振玉让其干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而免其学费，使其继续学习。两年以后，王国维翻译的农业和教育方面的文章，开始刊载于罗振玉所编的《农学报》和《教育世界》上。1902年初，罗振玉出资送王国维去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但只有四五个月，便因脚气病大作，不得不返回上海。他一边学习英文，一边为罗振玉编译《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开始从事教育学、哲学、文学方面的研究。

1903年11月，罗振玉应两广总督岑春煊之请，出任教育顾问。此前，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校，欲聘心理学、哲学、伦理学教员，罗振玉推荐王国维前往，并订下教学一年的契约。

第二年，罗振玉从两广返回，至年底，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延请王国维前往执教，主讲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

课程。1905年，王国维的第一部文集《静庵文集》刊行，其中包括论文十二篇，并附《静庵诗稿》，目录称“古今体诗五十首”，今仔细数来，为四十九首。11月，罗振玉因父亲去世，乞假暂归。

1906年春，罗振玉百日服满，辞去江苏师范学堂监督一职。当时清廷学部刚刚设立，官员未备，端方推荐罗振玉为学部行走，罗振玉又携王国维到北京任职。王国维即住罗振玉家中。至8月，王国维因父亲病故，赴海宁奔丧。至11月，王国维把父亲安葬，即在乡守制。

1907年春，罗振玉向学部尚书荣庆推荐王国维，王氏于4月抵达北京，任学部总务司行走，担任学部图书馆编辑，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等事。罗振玉从本年开始研究甲骨文。

1908年初，罗振玉、王国维办的《教育世界》杂志停办，而《农学报》已在1906年初停办。他们办的这两个杂志在近代史上，属于时间长、贡献大的杂志。《农学报》开始于1897年5月，停办于1906年1月，初为半月刊，次年改为旬刊，共出三百一十五册，是中国最早宣传农业科学技术的杂志。《教育世界》创刊于1901年5月，停办于1908年1月，半月刊，出版至一百六十六号，是中国最早的教育杂志。利用这两个杂志，他们一方面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也发表了不少自己的研究文章，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主张。

此后的几年，罗、王二人继续在学部任职，其主要精力，罗振玉从事甲骨文和金石学的研究，王国维则从事宋元戏曲和诗词的研究，其间（1911年）虽然办了三期《国学丛刊》，因辛亥事起而作罢。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京城朝野震动，人心惶惶。11月初，罗振玉、王国维在日本朋友的帮助下，携家带口，前往日本